

追思徐煥昇將上昇

追思徐煥昇上將

侯錫麟

成都脫險飛來台灣

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五日清晨讀報，驚悉徐煥昇上將逝世，內心感到萬分悲痛，悵然若失，懵然木訥良久。

我服務中國空軍三十多年，跟隨過的長官很多，但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首推徐煥昇將軍。他值得令人敬仰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！尤其是對我個人而言，更是決定我這一生生命延續與事業發展的關鍵人物——應該說是救命恩人。就這樁事情的經過說來，彼此都不是基於私情，全是爲空軍、爲國家出之於公誼，更是由於徐將軍的處事果決明快。

民國三十八年剿共戰事逆轉，東南西北大陸幾乎完全陷入共黨魔掌，追隨政府撤退到重慶、成都的軍公教人員、忠貞義民，任憑你再有錢有勢，都難以脫離大陸，因爲來台灣的路程實在太狹窄、太渺茫了。如果要從海上搭船，那時已經沒有一個港口掌握在我們手中；如果要從陸地上行進，更是千難萬難的事；所剩下的只有一條路，就是從空中飛行。那時大陸上的空軍基地，只

剩下一個四川成都，成都軍區基地司令部，是由剛從西安疏散來的空軍第三軍區來接防，軍區司令就是徐煥昇將軍。成都有雙流、鳳凰山和新津三個機場，由於情勢逆轉，已經關閉了雙流和鳳凰山機場，僅保有新津機場還在使用，由徐煥昇司令官坐鎮指揮。這時的新津機場成爲從大陸飛台灣的唯一天窗，誰能够脫險跳出這個天窗，誰就能安全到達台灣；千千萬萬急於逃難的人羣，包括中央大員、國大代表、立監委員、名流學者，多少知名之士都擁擠在這個窗口，要想通過這個窗口脫險出來，真是難如登天！

就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刻，我這個無名小卒，率領着空軍發動機製造廠一批人員（其中多爲航空工程技術人員，出身於清華、交大、中大者不乏其人），於十二月上旬到達成都，旋即前往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報到。司令部原借駐南門外空軍機校校址，我們到了機校，却發現空無一人（原來機校已遷台灣），經向路人探聽才知道司令部已遷駐新津機場，距成都尚有幾十公里，於是我們立即轉往新津。當我們到達機場大門，發現警衛森嚴，沒有機場通行證，任何人絕對不許出入，我們費盡口頭交涉，仍然沒有結果；當天天色已晚，只有覓地留宿，等待第二天天明再說。

第二天在機場大門口巧遇舊同事徐詠黎上校（時任高砲團團長，駐防於機場內，來台後，曾當選澎湖縣民選縣長。）他負責機場的警衛任務，經他擔保，才讓我們幾位代表進入第三軍區司令部，接着就進行申請搭機飛台的手續。

指揮輸送候機人員

當時在新津機場等候飛機的人，都在餐風露宿日以繼夜的鶴候飛機的接運；在這種危急緊張的情況之下，幸賴司令官徐煥昇將軍鎮定沈着，指揮有方，人數雖多，秩序不亂，他把握重點分批運送。可是我們這一批官兵包括眷屬在內多達一百餘人，真是一個最大的戶頭；徐司令官看了我們的名單，只有望單興嘆，深感力不從心！但是他爲了珍惜科技人才，爲空軍搶救一批急切需要的幹部，祇有盡力設法，我看他當時表情凝重，經過慎重考慮，終於批准給我們一駕半C-46運輸機的噸位和機票。我們在萬分感激欣喜之外，跟着問題又來了：原來這一駕半C-46機位只能容

納我們同行約二分之一的同事，究竟將誰剔除呢？這真是一個傷腦筋的難題，軍隊雖然可以命令行之，然而那是一個生與死的關鍵時刻，更是一個自由和奴役的選擇時刻，一個追隨政府堅決反共的戰友，有甚麼理由不讓他去台灣呢？

我當時僅僅是臨時被推選出來的領隊，實在難以對一百餘位同仁作去留取捨的決定，我只好將我處境的困難坦誠面報。徐煥昇司令官當即體念到我的困難，立即毫不猶豫的拿起筆來，翻了翻名冊，根據空軍工作的需要，按照官兵所具的專長，立刻圈選了半數准予搭機飛台，其餘的人批發遣散費就地資遣。他不僅僅核准派給我們飛機，同時對上替空軍總部負起了資遣官兵的責任；對下為我這個小小的領隊解決了難題。如若不是有魄力、有擔當、有熱情、有責任感的長官，誰肯管那麼多的閒事？

搶救空軍科技幹部

由於徐煥昇將軍的明快與果斷，迅速為空軍

救出了最後一批航空工業技術人員，我個人也沾了大家的光，託徐煥昇將軍之福，得從死神手中掙脫出來，從地獄的邊緣轉進到幸福的天堂——台灣。如今徐上將辭世而去，回想當年成都新津機場的一幕，徐煥昇為空軍而救我，怎不令我永遠懷念感激涕零！

派軍征日光榮記錄

中 外 文 庫

同 光 風 雲 錄

之二十二

邵 鏡 人 教 授 著

定 價 台 幣 壹 百 貳 拾 元

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骆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焘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閎、詹天佑、王闔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

徐煥昇上將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優點，論學歷，他是黃埔軍校第六期出身，後來考取空軍官校第一期（當時係附設陸軍官校航空班第一期），往後又留學德國國立航空大學以及義大利航空專門學校，學貫中西，論經歷，他從飛行員幹起，繼而分隊長、中隊長、大隊長、聯隊長、軍區司令、空軍總部政治作戰部主任、空軍總部參謀長、空軍副總司令，最後升到空軍總司令。每一階層的部隊長職務均經歷練，同時他在飛行員中，一再擔任先總統蔣公中正的座機駕駛，他的駕駛

技術之精良卓越，是空軍弟兄所一致敬佩的，他一生盡瘁熱愛的國家，拋下他一生共患難的戰友，凱旋歸來，最最令人驚服敬佩！在中外空軍戰地區，經過長途飛行，能在扶桑三島投下兩百多萬份「對日本道德忠告」的傳單，最後安全返防，史上留下永恆的光榮記錄。如今徐上將辭別了他一生盡瘁熱愛的國家，拋下他一生共患難的戰友，永遠的安息了，他的儒將風範與「英雄典型」必將永遠留存在千千萬萬人記憶與感念之中。

除飛行的工作之外，還擔任過我駐俄國大使館副武官、政戰主管及國防部的總務局長，真是多項全能的人才，在我三軍部隊中，誠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傑出將領。

對日抗戰初期，他奉命駕機遠征日本本土，投擲心戰傳單，圓滿達成艱鉅而神聖的任務，曾經獲得最高當局將委員長的激賞，也最令國人敬佩。他受命擔任遠征日本那次任務的領隊，爲了達成神聖任務，他除了具有必死的決心與勇氣之外，還須具有高度的機智；個人的生死事小，爲國家宣揚國威完成任務事大。當時我們空軍的質與量都遠不如日本，尤且孤軍遠征深入敵人心臟